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四十五回 見大人見刑具魂飛魄散 看油鍋看刀山膽戰心驚

且說智爺、柳青出來時，聽見蔣爺被拿。柳爺要回去救去，智爺說：「不用。我教君山拿住，尚且無妨，何況他是人家的恩公？我們兩個人嘴一轉動，就不怕。咱們回去。」二人回廟，躡牆下去，開門點燈，換衣服。到五鼓，蔣爺回來。智爺說：「怎樣？」我說不怕。」蔣爺換上衣服，就把被捉的事說了一遍。柳青說：「咱們歇歇罷。」

次日天明，收拾小車，給了廟中的香資，搭上小車，和尚送出：「阿彌陀佛！再會罷。」奔城門而來。出了城，奔下關，到了楊樹林，早見展爺在那裡等著。會在一處，展爺打聽蔣四爺的事情。蔣爺又學說一回。展爺暗笑，叫上院衙的從人回去，把小車上東西全搬在太平車上。幾位爺換迭著坐，坐車歸晨起望路上而來。每遇早晚，給彭啟一點米湯飲，就不至於死。一路無詞。

到了晨起望，正是飛叉太保鍾雄在晨起望，就把彭啟搭將下來，車上的東西盡都拿將下來，把車夫打發回襄陽，賞了些銀子。所有的眾人見禮，打聽盜彭啟的緣故，把一五一□的從頭到尾，學說了一遍。沙員外把他迷魂藥餅起下來，問他銅網陣的消息。鍾雄說：「且慢。逢強智取，遇弱活擒。遇文王說禮義，遇桀紂動干戈。此人若起了迷魂藥餅兒，問他一個不說，他把死置之於度外，他一個不肯說，那時節可就不好辦了。總要先把主意拿好。」蔣爺說：「誠哉，是言也。就讓寨主哥哥你給出個主意罷。」鍾雄說：「總是四老爺與我智賢弟，你們高見，我如何行得了？」智爺說：「不用太謙了。」

咱們一人不過二人智，三人一塊定好計，誰也不用推辭。」本來智爺與蔣四爺到一處就可以，這又添上了個飛叉太保，這三個人你出一個主意，我說一個道兒，他使一個招兒，這就算鐵桶相似。

彭啟就由受薰香，本是雞鳴五鼓返魂，這個魂靈老返不回來，是有迷魂藥餅兒閉住七竅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日限了。這日忽然氣脈通暢，睜開二眸，旁邊站著兩個青衣人，上面坐著瘦弱枯乾的一位老爺，身不滿五尺，箭袖袍，絲鸞帶，薄底靴子，青銅磨額，其貌不揚。彭啟納悶：「什麼所在？這是什麼人？」自己回思在屋中打坐，教雷英誑蔣似水的生日，沒見回信；晚間又一占算，來了許多人，可不知是誰；後來聞見一陣香氣，就渺渺茫茫，這也不知是什麼所在。對面那人一笑說：「彭老先生，你認的我不認的？」

彭啟說：「不認識。」說：「我就是蔣似水。我可不叫似水，我實對你說罷，我叫蔣平，匪號人稱翻江鼠，奉按院大人之諭拿你。我就是原辦的差官，頭次探道，教你算出來了；二次辦你，同著眾位老爺們，也教你算出來了。你有托天的本事，可惜先生你用錯了。你既打算修道，當找一個山谷幽密的所在，人煙罕到的地方。似你這個能耐，不至於不懂天道循環，國家的氣運興衰，為什麼助紂為虐，幫著襄陽王擺銅網陣，打死白護衛？大人要拿擺銅網陣的人，與五爺報仇，我才將你拿在此處。咱兩個說句私話，你只要把銅網陣裡邊的消息說明，我們大家去破了銅網陣，這就算是你的奇功一件。你要願意為官，我給你求求大人，奏聞萬歲，保你為官。憑你這個能耐，稱的起國家棟樑之材。如若不願為官，找仙山，覓古洞，作一個隱士，雖不能成佛作祖，修一個壽與天齊。」

彭啟聽了這套言語，自己暗忖：「自己所作之事，焉有不知之理？」問道：「四老爺，實在我不明，我怎麼會到了這裡頭？我怎麼昏昏沉沉的，是什麼緣故？」蔣爺說：「我明人不作暗事，我是用薰香把你熏過去了。我勸你是好意，我照實說罷，你今年九□幾了？」彭啟說：「今年九□二歲了。」心中暗忖：「說出來就是誹罪。任憑怎麼夾打，三推六問，我也不肯吐露實言。」問道：「蔣四老爺，我是老而無能的人，方才怎麼說銅網陣是我擺的？但不知大人聽何人所說？」蔣爺笑道：「我無非是多說；我就管把你辦了來，別的事也不應例我管。我無非看著你那點道學，怪可惜的，一時半時那裡就能煉到。先一見就明瞭，可別耽誤了自己的正事。」

外邊有人嚷道：「大人升了堂咧！帶彭啟！」蔣爺說：「就到。怎麼樣？你要一點頭，可就不用帶你見大人去了。」彭啟說：「我一概不知，一概不曉。」說：「來呀！把他鎖上見大人去。」官人往前一趨，索練往脖頸一帶，頭上擊了一掌，就覺渺渺茫茫，睜開二目一看，已到大堂。

大人升了虎位，居中落坐，兩邊官人伺候。蔣平手中拉定鐵練，即回道：「稟大人得知，將彭啟帶到，面見大人叩頭，請大人審訊。」大人吩咐叫挑去鐵練，問道：「彭啟擺銅網陣，害死我五弟，快些招來，免得三推六問。」彭啟說：「大人冤枉冤哉！什麼叫銅網陣？我是一概不知，一概不曉。」大人說：「那怕你是銅打鐵鍊，用上刑你也得吐露實言。」彭啟說：「實在不知，實在不曉。」大人說：「拉下去，重打四□。」

官人過來，往下一拉，褪去中衣，把大板往上一揚。彭啟嚇的是渾身亂抖。大人問：「快些招將出來，免動刑具。」彭啟說：「冤枉冤哉！」說：「打！」大人復又問道：「我看你若大年紀，我勸你不如招了罷。」彭啟說：「無招。」大人微微冷笑：「四□板你不至於禁受不住，看夾棍！」官人答應，將三根無情木「咣啷」一聲，放在堂口。

彭啟將中衣提上，爬伏在地，脊背上騎著個人，頭顱上用五尺白布擰住，怕頭暈死過去。

夾棍套在連接骨上，有兩個官人背著兩根皮繩，兩下裡一拉，聽大人吩咐用幾分刑，拉到什麼地方。已把刑具套上，教招，仍是不招。蔣爺在旁勸解：「大人暫息雷霆，彭啟壽已老耄，倘若刑下斃命，無有清供，難以破陣。不如卑職把他帶將下去，苦苦相勸，他倒可以吐露實言。」大人說：「倘若不說，豈不往返無益？」蔣爺說：「他倘若不說，拿卑職是問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敢承當此事？若要問不出來，由你擔當。鬆刑！」官人將刑具撤下，帶上鐵練。往下帶的時節，頭顱擊了一掌，睜開二眸，已然拉到屋門口了。

進了屋子，蔣爺說：「彭先生請坐。方才在堂口之上，你可曾聽見了？我方才若不勸解大人，你這陣也就早死多時了。我這個人心最軟，我老可憐人，老沒人可憐我。你只當可憐可憐我，把銅網陣這個事，咱兩個袖裡來袖裡去，我絕不告訴別人。再不行，我給你下一跪磕個頭，這還不行麼？」彭啟道：「要是我擺的，絕不支持到這時候。四老爺一定說是我擺的，什麼人說是我擺的，教他實對你。」蔣爺說：「實對你的人固然是有，若實在擠的我沒了路，我可就把實對人帶來了。我且問你，方才堂口我在大人跟前說下了大話，問不出你的清供，請大人奏參，你可聽見了沒有？」彭啟說：「我俱都聽明白了。」蔣四爺說：「你這是好歹全不說。陽世三間，咱們兩個說不清；到陰曹，我把老五找著，教實對你，我們當初一拜之時，說過同生同死，我這活著，就是多餘，為破銅網陣多活幾日。你不泄機，銅網陣不能破，我活著無味，咱們閻王殿前辦理。」

彭啟說：「唔呀！我不去。」再瞧蔣爺，已然把帶子拴在窗櫺，磴上，叫：「彭啟！你這裡等著！」脖子一套。彭啟嚷：「不好！四老爺上了弔了！」官人進來，在彭啟頭上一掌，再睜眼看，眾人圍著蔣爺的死屍，說：「活不了哩！」眾人走，說：「回大人去，剩兩個人看著他。」

到三鼓時，二人全睡了，燈光發暗，聽見風聲響，滿地火球亂滾，進來四個鬼——一個弔客，一個地裡鬼，一個地方鬼，一個大鬼，說：「吾乃五路都鬼魂是也。奉閻羅天子鈞旨，捉拿彭啟的陽魂，閻羅天子台前聽審。兄弟們！」小鬼答應：「嗚！」「帶了他走！」小鬼答應「嗚」，在他頭上擊了一掌。自覺一個冷戰。再一睜眼，進了鬼門關，見一個大牌樓，看見森羅殿有刀山，有油鍋，嚇的他心驚肉跳。不知怎樣對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